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帝国的年代 1875~1914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贾士衡◎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TICPRESS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Eric Hobsbawm

帝国的年代
1875~1914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的年代: 1875 ~ 1914 / (英) 霍布斯鲍姆著; 贾士衡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2

书名原文: The Age of Empire: 1875 ~ 1914

ISBN 978-7-5086-4373-1

I. ①帝… II. ①霍… ②贾… III. ①世界史-1875 ~ 1914 IV. ①K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3973 号

THE AGE OF EMPIRE by Eric Hobsbawm

First published by Weidenfeld & Nicolson Ltd., London

Copyright © 1987 by E. J. Hobsbaw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帝国的年代: 1875 ~ 1914

著 者: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译 者: 贾士衡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6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3-2703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373-1/K · 357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赞誉推荐

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英国前首相

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他的史学著作是最高等级的学术作品，但又饱含了深刻的同情和正义感。他孜孜不倦地鼓动人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卢拉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巴西前总统

20 世纪最清醒、深邃、无畏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影响，已经流淌进了巴西的血液。

埃德·米利班德

Ed Miliband

英国工党领袖

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并对政治充满激情……一位把历史研究带出象牙之塔，带给普罗大众的伟大学者。

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Waefie Said

著名学者

很难想象除了霍布斯鲍姆，还有谁能持续写出如此高水平的著作：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代表了战后史学写作的高峰。别人激动、喧闹，霍布斯鲍姆冷静；别人愤

怒、粗心，他讽刺挖苦、不偏不倚；别人求助于陈词滥调或体系时，他明察秋毫。他写出这四本书这一成就最吸引人之处在于他贯穿始终的泰然自若。既非过于单纯，又不太过世故、愤世嫉俗，他恢复了人们对理性探究的信心；他的文笔像一位优秀的中长跑选手一样柔韧、举重若轻，他追溯了现代性的出现、巩固、获胜和衰落。

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著名历史学家、
哈佛大学教授

霍布斯鲍姆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位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我依然认为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仍是英语作品中近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他最好的作品具有非凡的知识宽度和深度，优雅、明晰，同情小人物，喜欢讲述细节。我和他都认为，是经济变化塑造了现代世界。他站在工人和农民一边，我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

托尼·朱特

Tony Judt

著名历史学家、
《战后欧洲史》作者

任何他所涉猎的领域，霍布斯鲍姆都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因为他的阅读量更大，具有更宽广和精确的理解。而如果他没有成为一个终身的共产主义者，他将仅仅作为 20 世纪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而被人铭记。

戴维·兰德斯

David S. Landes

著名经济史学家

当你合上霍布斯鲍姆的某一本书时，感觉就像结束了一场激烈的壁球比赛，筋疲力尽而又倍受鼓舞。

基思·托马斯

Keith Thomas

著名历史学家

霍布斯鲍姆已经阐明了许多题材和论点，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末、从印度到拉丁美洲，其涵盖面之广令人诧异。他拥有极富创意的心灵和罕见的天赋，得以构思出新的概念并加以宣扬，而且这些新概念对之后的历史创作影响深远。就史学方面的才智而言，学界无人可出其右。

特里斯特拉姆·亨特

Tristram Hunt

英国新锐历史学家、
工党下院议员

与这位瘦削的老者聊上几句，你就会被他带回波澜壮阔的革命与战争年代。再平庸的人，与霍布斯鲍姆相处过一段时间，都会变得睿智而心思缜密……他深谙畅销读物的写作技巧，那些以工业和帝国为主题的系列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这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学究所不及的。

《泰晤士报》

The Times

霍布斯鲍姆是现代权威的史学家……他开创了对公众抗议、暴乱和起义的研究，他的著作对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一样重要。

《卫报》

The Guardian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可以说是英国最受尊敬的史学家，是极少数真正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家之一……无论是在对细枝末节的掌握上，还是在非凡的综合能力上，罕有其匹。

《世界报》

Le Monde

他似乎既从容不迫又熟练自在地徜徉于许多地点、主题和世纪之中，时而语带幽默并展现出难得一见的天分。尽管霍布斯鲍姆的特质与布罗代尔颇为不同，但他拥有同样宽阔的视野、深入的观察能力、朝气蓬勃的精神以及（不得不再度强调的）天分。

《革命的年代：1789 ~ 1848》

彼得·拉斯莱特

Peter Laslett

剑桥大学教授

一本严肃、精彩、雄辩而引人入胜的书。

《英国历史评论》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这部作品的分析博学、精彩而富挑战性，它对文学、美学与科技成就的清晰阐述不仅视野宽广，而且颇具新意。

《资本的年代：1848 ~ 1875》

《观察家》

The Observer

他的两部关于西方现代社会起源的伟大著述——《革命的年代：1789 ~ 1848》与《资本的年代：1848 ~ 1875》——已经成为所有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的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

《卫报》

The Guardian

这本精彩的书每一页都闪耀着光芒……以其令人折服的判断力，挑选出了基本的主题，并通过丰富的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例证对主题进行阐释……真是一本了不起的书！看在老天的分上，也为了你自己，读这本书吧。

《帝国的年代：1875 ~ 1914》

大卫·坎纳丁

David Cannadine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相比标新立异和故作高深，使作品变得简洁、生动、有趣，远需要更多的天赋和勇气。这部出色的作品就充分显示了这两种品质。如同前两部作品，浩如烟海的知识在书中举重若轻，旁征博引的能力也无人能及。

《极端的年代：1914 ~ 1991》

《旁观者》

The Spectator

《极端的年代》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对20世纪的个人洞见。这本极其值得阅读的好书视野开阔，学识渊博，激动人心。它回顾了人类灾难不断的20世纪兼具毁灭性和创造性的独特本质，并对未来提出了挑战性的预言。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也是启迪大众心智的思想巨匠。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盛赞，他是“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

1917年，他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中产家庭。父亲是移居英国的俄国犹太后裔，母亲则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欧。1919年举家迁往维也纳，1931年徙居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受创至深的德奥两国度过童年。1933年因希特勒掌权而转赴英国，完成中学教育，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1947年成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1959年升任高级讲师，1978年取得该校经济和社会史教授头衔，1982年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是该校政治及社会史荣誉教授。

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14岁于柏林加入共产党后，终生未曾脱离。就读剑桥大学期间，霍氏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与威

廉斯、汤普森等马克思派学生交往甚密；在 1952 年麦卡锡白色恐怖气氛正盛之时，更与希尔等人创办著名的新左派史学期刊《过去与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背景虽令霍氏的教职生涯进展艰辛，却使他对国际社会有着更广泛的接触经验以及更多的研究机会，从而建立了他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

霍氏的研究时期以 19 世纪为主，并延伸至 17、18 和 20 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展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社会学论文，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列，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如《新左派评论》著名编辑安德森所言：霍氏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真正使他荣登世界“近现代史大师”宝座的，是他的“年代四部曲”，它们结构恢弘，叙事晓畅，成为当代极为流行的历史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

基于其卓越的文化贡献，霍布斯鲍姆曾于 1998 年被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授予“英国荣誉勋爵”（Companion of Honour）称号，也曾获得过欧洲最受关注且奖金额最高的人文和自然科学奖项巴尔扎恩奖（Balzan Prize）。

2012 年 10 月 1 日，以 95 岁高龄在伦敦逝世。

THE AGE OF
EMPIRE
序言

本书虽然出自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之手，却不是为其他学者而写。它是为所有希望了解这个世界，并认为历史对于了解世界很有帮助的人而写的。虽然我希望它能使读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40年有一些了解，但本书的目的却不是告诉他们这段时期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如果读者想对史实有更多了解，只需查阅数量庞大且通常相当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我在本书中设法要做到的，和之前的两册——《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和《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一样，是要了解和解释19世纪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了解和解释一个处于革命性转型过程中的世界，在过去的土壤上追溯我们现代的根源；或者更重要的，视过去为一个凝聚的整体，而非许多单独题目的集合，如国别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的集合（历史研究的专门化往往会

将这种看法强加于我们)。自从我对历史开始感兴趣以来，我便始终想知道过去（或现在）生活的这些方面是如何连在一起的，又是什么连在一起的。

因而，本书（除了偶尔的例外情形）不是叙述性或系统化的说明，更不是在炫耀学问。读者最好视它为一种理论的展现，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各章来追踪同一个主题。虽然我已尽力让非历史学家了解它，可是读者必须自己判断这个企图是否成功。

我没有办法向许多作者致谢，虽然我往往不同意他们的说法，我却掠夺了他们的著作。我更没有办法向这些年来我与同事和学生的谈话中所得到的许多构想表示谢意。如果他们在本书中认出自己的构想和言论，他们至少可以责备我误解了他们或误解了事实，或许我也确乎如此。然而，我还是可以向那些使我得以将对这个漫长时期的全神贯注浓缩到这一本书中的人致谢。1982年，我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开了一门为期13次的演讲课，完成了本书的草稿。我对于这个令人敬畏的机构以及发出这一邀请的拉杜利（Emmanuel Le Roy Ladurie）都非常感激。1983~1985年，利华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给了我一个荣誉研究员的职位，使我可以得到研究上的协助。巴黎的“人文科学研究所”（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和赫勒（Clemens Heller），以及联合国大学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会（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和麦克唐纳基金会（Macdonnell Foundation），使我在1986年有几个安静的星期完成本书的正文。在协助我做研究的人当中，我尤其感谢哈斯金斯（Susan Haskins）、马歇尔（Vanessa Marshall）和帕克博士（Dr. Jenna Park）。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校读了有关文艺的各章，麦凯（Alan Mackay）校读了有关科学的各章，塞恩（Pat Thane）校读了有关妇女解放的各章，使我少犯了一些错误，不过我怕错处仍在所难免。希福林（André Schiffrin）以一位朋友和典型的受过教育的非专家身份阅读了整本手稿——本书乃是为这样的非专家而

写。我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beck College）的学生讲述欧洲历史有许多年，如果没有这一经验，我怀疑我是否会产生撰写 19 世纪世界史的构想。因此，此书也是献给那些学生的。

THE AGE OF
EMPIRE

目 录

赞誉推荐	III	
作者简介	VII	
序 言	IX	
序 曲	001	
第一章 百年革命	014	
第二章 经济换挡	037	
第三章 帝国的年代	062	
第四章 民主政治	094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126	
第六章 挥舞国旗：民族与民族主义	159	
第七章 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185	
第八章 新女性	216	
第九章 文艺转型	246	
第十章 确定性的基石：科学	274	
第十一章 理性与社会	295	
第十二章 走向革命	311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战争	339	
结 语	367	

序 曲

回忆就是人生。由于总是一群活人在回忆，它遂成为永恒的演进。它受限于记忆和遗忘的辩证法，觉察不出自己连续的变化，它可以有各种用途，也可以做各种控制。有时它可以潜伏很长的时间，然后突然复苏。历史永远是为已不存在的事物所做的片面和有问题的复原。记忆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并与无穷的现在依偎相连。历史是过去的再现。

——诺拉（Pierre Nora），1984 年

除非我们同时也明白基本结构上的变化，否则只描述事件的经过，即使是以全世界为范围，也不大可能使我们对今日世界上的各种力量，有较佳的了解。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新构架，一种新的回溯方式。这些也就是本书所想要呈现的。

——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64 年

1

1913 年夏天，有一个年轻女孩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所中学毕业。对那时的中欧女孩来说，这是相当不寻常的成就。为了庆贺她毕业，她的父母决定送她出国旅行。不过在当时，让一个富裕人家的 18 岁女子单独暴露于危险和诱惑之下，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因此他们想找一位适当的亲戚来照顾她。幸运的是，在过去几代由波兰和匈牙利西迁致富而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亲戚中，有一家过得特别

好。奥尔贝特（Albert）叔叔在地中海东部各地——君士坦丁堡、士麦那（Smyrna）、阿勒颇（Aleppo）和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开了一家连锁商店。在20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和中东有许多生意可做，而奥地利长久以来便是中欧对东方贸易的窗口。埃及既是一个适合文化自修的活博物馆，又是一个国际性的欧洲中产阶级高级聚居地。在当地用法文很容易沟通，而这位小姐和她的姐妹，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家寄宿学校已学会流利的法文。当然，埃及有许多阿拉伯人。奥尔贝特叔叔欣然欢迎他的亲戚。于是这位小姐乘坐一艘轮船由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前往埃及。该港是奥匈帝国的主要港口，碰巧也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寄居地。这位小姐便是作者未来的母亲。

若干年以前，一个年轻男子也旅行到埃及，但他是从伦敦去的。他的家庭背景普通得多。父亲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俄属波兰移民到英国，以制造家具为业。他在伦敦东区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过着不稳定的生活，尽量设法养育他原配所生的一个女儿和继室所生的八个儿女（其中大多数是在英国出生）。除了一个儿子以外，其他的孩子都没有经商的天分或意愿。只有最小的孩子有机会受到一点儿教育，日后成为南美的采矿工程师，当时南美尚是大英帝国一个非正式的部分。然而，所有的孩子都热衷于学习英文和英国文化，并且积极地英国化。其中一个后来成为演员，一个继承家中的家具制造业，一个成为小学教师，另外两个进入当时正在发展中的邮政服务业。那个时候，英国刚占领埃及不久（1882年），因此，其中一个兄弟便到尼罗河三角洲上代表大英帝国的一小部分——埃及从事邮政和电信工作（Egyptian Post and Telegraph Service）。他认为埃及很适合他的另外一个兄弟，这个兄弟非常聪明、和气，有音乐天分，运动样样精通，并且具有轻量级拳赛冠军的水准，如果不需要靠自己谋生，他的特质可让他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事实上，他正是那种在殖民地的运货业事务所工作远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工作更容易的英国人。

这个年轻人便是作者未来的父亲。因此，他是在帝国年代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使他们相聚的地方遇见未来的妻子的。这个地方是亚历山大港郊外的运动俱乐部，后来他们的第一个家便在这个俱乐部附近。在本书所谈的时代之前，在这样的地方发生这样的邂逅，并使这样的两个人缔结姻缘，都是极端不可能的事。读者应该知道原因何在。

然而，我以一件自传式的逸事作为本书的开始，有更严肃的理由。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在历史和记忆之间都有一块不太明确的过渡区。这块过渡区是介于两种过去之间，其一是可相对不带感情予以研究的过去，其二是掺杂了自身的记忆与背景的过去。对于个人来说，这块过渡区是由现存的家庭传统或记忆开始的那一点起，一直到婴儿时代结束——也就是，比方说，从最老的一位家人可以指认或解说的最早的一幅家庭照片起，到当公众和私人的命运被认为是不可分开而且互相决定的时候止 [“我在战争结束前不久遇见他”；“肯尼迪总统 (Kennedy) 一定是在 1963 年死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波士顿”]。这块过渡区在时间上可长可短，它特有的模糊和朦胧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永远会有这么一块时间上的无人之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或对于任何人来说，它绝对是历史最难把握的一部分。对于作者本人而言，由于作者在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出生，而父母在 1914 年时分别是 33 岁和 19 岁，帝国的年代正好处于这个不太明确的区域。

但是，不仅个人如此，社会也是这样。我们今日所生活的世界，其男男女女大致是在本书所讨论的这个时代成长，或在其直接的影响下成长。或许在 20 世纪将要结束的此刻，情形已不复如此（谁又能确知），但在 20 世纪的前 2/3，情形确实是这样。

比方说，让我们来看一看对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名单：1914 年时，列宁 [Vladimir Ilyich Ulyanov (Lenin)] 44 岁，斯大林 [Joseph Vissarionovich Dzhughashvili (Stalin)] 35 岁，小罗斯福总统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30 岁, 凯恩斯 (J. Maynard Keynes) 32 岁, 希特勒 (Adolf Hitler) 25 岁, 阿德勒 (Konrad Adenauer, 1945 年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 38 岁, 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40 岁, 甘地 (Mahatma Gandhi) 45 岁, 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 25 岁, 毛泽东 21 岁, 胡志明 22 岁, 铁托 [Josip Broz (Tito)] 与弗朗哥 (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 同岁, 也就是比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 小两岁, 比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小 9 岁。再看一看文化领域内的重要人物。比如根据 1977 年出版的《现代思想辞典》(*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 所选录的文化人物为抽样标准, 其结果如下:

1914 年或之后出生者	23%
活跃于 1880 ~ 1914 年间, 或在	
1914 年已是成人者	45%
出生于 1900 ~ 1914 年间者	17%
活跃于 1880 年前的	15%

由此我们可明显看出, 即使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 人们仍认为帝国的年代对这个时代的思想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我们同不同意这个观点, 它在历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因此, 不仅是少数与 1914 年前直接有关的在世者, 面临着如何看待他们的私人过渡区的问题, 而且, 在比较非个人的层次上, 每一个活在 1980 年的人, 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因为 1980 年乃是由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时代所塑造的。我不是说较远的过去对我们而言较不重要, 但是它与我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处理遥远的时代时, 我们知道自己基本上是以陌生人和外来者的身份面对它们, 很像西方的人类学家着手调查巴布亚 (Papuan) 的山居民族一样, 如果它们在地理上、纪年上或感情上是足够遥远的, 这样的时期, 便可以完